

Collec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中国当代文学选本

(第3辑)

未蒙

王昕朋 主编

韩 东

Han Dong

徐怀中

Xu Huaizhong

徐则臣

Xu Zechen

阎晶明

Yan Jingming

贾平凹

Jia Pingwa

雷平阳

Lei Pingyang

兔死狐悲

Hare Dead, Fox Sad

万里长城万里长

Ten-Thousand Li Great Wall

虞公山

Yugong Mountain

故乡绍兴的影迹

Shaoxing: the Traces Left by Time

蛙事 (外二篇)

Frog (With Two Additional Ones)

胡杨

Populus

2020年3季度优秀长篇小说选目

List of outstanding novels in the 3rd quarter of 2020

贾平凹 胡学文 杨 遥 钟求是 文清丽 曾 剑

Jia Pingwa; Hu Xuewen; Yang Yao; Zhong Qiushi; Wen Qingli; Zeng Jian

 中国言实出版社

内容提要


《中国当代文学选本》是中国言实出版社为“中国政府出版品国际营销平台”量身定做的文学板块，其目的是及时地向海外读者推荐和介绍中国当代最新文学创作成果，促进中国文学更好地走向世界。入选本书的文学作品，均为2020年新近在国内报刊公开发表过，并且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一定影响的优秀作品。

中国当代文学选本

Collec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第3辑)

王昕朋 主编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选本·第3辑 / 王昕朋主编. —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2020.9

ISBN 978-7-5171-3537-1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153847 号

出 版 人 王昕朋
责任编辑 宫媛媛
李昌鹏
责任校对 代青霞
封面设计 刘 云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100101

编辑部：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 6 号院 B 座 6 层

邮 编：100088

电 话：64924853（总编室） 64924716（发行部）

网 址：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20 年 9 月第 1 版 202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24.625 印张
字 数 350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ISBN 978-7-5171-3537-1

《中国当代文学选本》

编委会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干

王 山

王昕朋

古 韜

付秀莹

李少君

梁鸿鹰

主编 王昕朋

目 录

中 篇	003	韩 东	兔死狐悲
	047	老 藤	猎獐
	098	王昕朋	黄河岸边是家乡
	124	大 解	他人史
短 篇	171	徐怀中	万里长城万里长
	185	徐则臣	虞公山
	201	陈楸帆	剧本人生
	223	周洁茹	51 区
	246	李 浩	四个飞翔的故事
微 小 说	261	符浩勇	打井记
	264	邢庆杰	借款记
	267	万 芊	门里门外
	271	袁炳发	励志课
	274	芦芙荭	站 岗
	277	田洪波	逆 战
	280	戴 希	柳暗花明
	283	刘正权	闹 人
	287	何君华	吃玻璃的少女
290	麦 麦	兽医癩木	

散文	297	阎晶明	故乡绍兴的影迹
	306	吴学昭	一封无法投递的信
	312	贾平凹	蛙事（外二篇）
	318	李修文	偷路入故乡
	326	刘 琼	采菊东篱下
	336	王雪茜	去远方
诗歌	349	雷平阳	胡 杨
	351	沈 苇	为橡树而作
	353	龚学敏	蒙古马
	355	侯 马	转 山
	356	西 娃	高原上的客车司机
	358	汤养宗	报恩寺那口古钟
	359	徐俊国	最古老的座钟
	361	蒲小林	绝 顶
	363	杨清茨	奔跑吧，武汉
	366	赵之逵	入村访贫
	368	王计兵	赶时间的人
	370	安 琪	邮差柿
	372	祝立根	兰坪县掠影
	374	谈 骁	夜 路
	376	李 唐	下雪已成定局……
	378	加主布哈	石 磨
	380	刘雪风	于无声处
长篇	383	2020年3季度优秀长篇小说选目	

Contents

Novellas	003	Han Dong	Hare Dead, Fox Sad
	047	Lao Teng	Lynx Hunting
	098	Wang Xinpeng	When My Heart Goes to the Yellow River, I Myself Go Home
	124	Da Xie	History of Others
Short Stories	171	Xu Huaizhong	Ten-Thousand Li Great Wall
	185	Xu Zechen	Yugong Mountain
	201	Chen Qiufan	Life in Script
	223	Zhou Jieru	Area 51
	246	Li Hao	Four Stories about Flying
Mini Stories	261	Fu Haoyong	The Story of Digging a Well
	264	Xing Qingjie	Loan
	267	Wan Qian	The Door
	271	Yuan Bingfa	Motivational Lesson
	274	Lu Fuhong	On Guard
	277	Tian Hongbo	Opponent
	280	Dai Xi	Dawn of New Hopes
	283	Liu Zhengquan	Gratitude and Reward
	287	He Junhua	The Girl Who Eats Glass
	290	Mai Mai	The Limp Veterinarian

Proses	297	Yan Jingming	Shaoxing: the Traces Left by Time
	306	Wu Xuezhao	An Undeliverable Letter
	312	Jia Pingwa	Frog (With Two Additional Ones)
	318	Li Xiuwen	Sneak Back Home
	326	Liu Qiong	On Chrysanthemum
	336	Wang Xueqian	Go to a Faraway Land
Poems	349	Lei Pingyang	Populus
	351	Shen Wei	For the Oak Tree
	353	Gong Xuemin	Mongolian Horse
	355	Hou Ma	Wandering through Mountains
	356	Xi Wa	Bus Driver on the Plateau
	358	Tang Yangzong	The Ancient Bell in Bao'en Temple
	359	Xu Junguo	The Oldest Clock
	361	Pu Xiaolin	Tip Top
	363	Yang Qingci	March on, Wuhan
	366	Zhao Zhikui	Visiting the Poor in Villages
	368	Wang Jibing	People in a Hurry
	370	An Qi	The Persimmon Delivering Love
	372	Zhu Ligen	A Snapshot of Lanping County
	374	Tan Xiao	Night Passage
	376	Li Tang	Snow is a Foregone Conclusion
	378	Jia Zhu Bu Ha	Stone Mill
380	Liu Xuefeng	The Sound of Silence	
Novels	383		List of outstanding novels in the 3rd quarter of 2020

主持人：王干

王干，文学批评家，鲁迅文学奖得主，“新写实小说”倡导者。

Wang Gan is a literary critic, winner of Lu Xun Literature Prize, and an advocate of "new realistic novel".

中 篇

推荐语

《兔死狐悲》可能是2020年最好的小说。说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我看到的小说有限，会有遗漏，二是不同的小说观会有不同的判断。某天晚上，我和石一枫聊到这篇小说，他说韩东写的是小说的小说。这也就明白了韩东这些年老是“边缘”的原因，他在求索小说的精魂。《兔死狐悲》写的是一位准文学青年的一生，从小棺材到滑板，从南京到深圳，从文学到企业，从牌局到书店，主人公张殿带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风雨走过的日子是怎样的一种人生状态？从1994年《钟山》在“新状态文学”的名目下推出韩东的四个短篇算起，二十六年过去了，韩东一直坚持他的“新状态”写作，他的小说尊重生活的自然状态，也尊重人的自然状态，更尊重语言的天然状态。在这篇小说里，语言和细节，语言和人物，语言和叙述，水乳交融在一起，很吻合韩东那句名言“诗到语言为止”。

因为《熬鹰》，认识了老藤的小说。《熬鹰》当时发表在《鸭绿江》，并不太引人注目。但酒香不怕巷子深，老藤的作品征服了读者。关于老藤的《猎豕》，原刊责编如是说：可以看出老藤对于地域性民生的关注，以及当地人民在现代性的种种冲突下矛盾纠结的心态。与其说是金虎和

胡所长之间为了“猎獐”一事你来我往地针锋相对，倒不如说是当代社会发展的现代性政策和地方传统人文心理之间的矛盾。三林区人民一直是以打猎作为他们的主业，打猎不仅可以展现自己的一技之长，也是他们养家糊口的根基。金虎这样出色的猎手，缴枪禁猎以后也只能去当个羊倌度日。打猎传统因为时代的变化、政府出台的政策就从此消亡，人们心里必然是一时无法接受的。这也是金虎等人不愿意服从的原因，对于这些以打猎为生的猎手来说，枪就是命。

“黄河”和“家乡”不仅是王昕朋小说人物具体的生活场景，也是象征和符号。中国的第一代乡村建设者是拓荒者，小说中的李大河便是这样一个典型形象，他带领村民治理黄沙，把荒凉的老河套变成花果飘香的绿洲，解决了村民吃不饱的问题。作品中李大河的儿子李长河欲通过招商的方式引进河沙开采者，从而让村民富起来，然而此举却有毁坏环境之虞。由此引发的父子冲突，堪称一桩家庭内的公案。与此同时，李大河的孙子李小河在互联网上营销老河套的瓜果，意外获得成功，保住了祖辈创造的美好环境，也满足了父亲帮助村民致富的愿望。王昕朋小说中“黄河岸边”的“家乡”，是中国农村的缩影。

大解是个优秀的诗人，优秀的诗人写小说对自己是个挑战，对诗人也是挑战。他的小说写得不同凡响，和当下那些小说拉开了距离。现在很多的小说家热衷于现实主义的路数，但是他们误解了现实主义，他们以为现实主义就是匍匐在现实的天地，更有甚者是跪拜在现实的利益面前。大解的小说植根于现实，但没有匍匐在现实面前，更不是跪拜于现实的文学侏儒。他的小说腾空，飞翔起来，让想象力在文字中自由翱翔。可以说，大解的作品为当下的小说界吹入了一股清新之风，能不能荡除污浊之气不好说，至少我们要为这样的“出淤泥而不染”而鼓掌。

【作者简介】韩东，1961年生，小说家、诗人，“第三代诗歌”标志性人物，“新状态小说”代表。著有诗集、中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随笔言论集等四十余本，导演电影、话剧各一部。

Han Dong, the novelist and poet, was born in 1961. He is an iconic figure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poetry" and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new state novels". He has written more than 40 books of poetry, short stories, novels and essays, and directed one film and one drama.

兔死狐悲

韩 东

1

张殿得了胰头癌，这是胰腺癌的一种。胰腺癌据说是“癌中之王”，胰头癌在胰腺癌中又最为凶险。得到消息的我立马赶往医院探望张殿。和我同行的谈波和张殿不熟，正赶上他来我工作室，我们便一起去了医院。

对张殿的现状我做了心理准备，等见到人，感觉还好。张殿本来就瘦，这会儿更瘦了。他的假牙已经拿掉，因此包裹着骨骼的面孔看上去并不那么嶙峋，反倒有一点柔和。主要是色泽，完全是亚光的，没有任何高光部分，一些隐约的黄色从灰中渗透出来。他已经无法说话，但意识清醒，眼睛偶尔转动一下，会露出大块暗淡的眼白。由于谈波是一位艺术家，我不免会从他的角度进行一番观察。

然后，我隔着被子抱了抱张殿，把头放在他的胸口好一会儿。直起身，

握住张殿的一只手。那手很凉，却黏糊糊的，好像在出汗。做这些我是事先想好的，不要让张殿感到被嫌弃，得触摸他。何嫂在边上看得眼圈都红了。

她送我们走出病房，在阴暗的走廊里似乎有话要说。可能是因为谈波在场，何嫂欲言又止。我说：“下次吧，我还会再来。”但心里觉得自己不会再来了。这是我和张殿的最后诀别，作为一件必须要干的事，我做到了，也完成了。

从医院出来我们松了一口气。初春时节，天气特别晴朗，大团大团的白云从医院恢宏的建筑物顶部滚过。谈波提议去附近的五星级酒店喝一杯咖啡。这家酒店和这所医院一样，都地处市区最繁华的地段，透过整片的幕墙窗能看见外面来往不息的车辆，人群五颜六色。“太美了。”谈波说。

“不至于吧。”

原来我搞岔了，谈波指的并非是此刻的街景，而是张殿。他的思绪仍然萦绕在医院病房里。

他一向有一个心愿，希望能画死者的遗容。谈波说过，人在刚刚离世的那一刻，面容是最生动的。谈波曾陪伴他的岳父直到去世，经历过那个稍纵即逝的瞬间。当时他非常想拍一些照片，作为以后肖像画的素材，但到底没有说出口。画死者在谈波那里并不是因为感情冲动，纯粹是因为死者“物理性的光辉”（谈波语），在那样的氛围下提出拍照的要求显然很忌讳。一次我对谈波说：“我死了以后可以让你画，要不要立一个遗嘱？”谈波答：“咱们还不知道谁先挂呢。”

这会儿，谈波一个劲儿地夸张殿太美了，眼神那么舒服，垂亡让他变干净了，皮肤完全是亚光的。他的心思不言自明。

我盘算了一下这件事的可能性。首先，是张殿不治，必死无疑。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其次，需要得到张殿的同意，至少也得何嫂通过。考虑到张殿与何嫂的为人，以及我和张殿三十多年的交情，是有很可能性的。谈波是国内首屈一指的肖像画家，让他画一把也是一种荣耀。“你

想画张殿吗？”我问。

谈波反倒不好意思起来：“我……也不是……不过到时候能拍点照片也好，没准……”他说的“到时候”就是张殿死亡之际，那个光辉灿烂的一瞬间。

我答应去和对方沟通一下。“但在此之前，”我说，“你也许应该听一听张殿的故事。”

谈波表示反对，再次强调起“纯粹的物理性”来。“你画一个人，对这个人的了解越少越好。”他说。

我知道，这是绘画艺术和写作的不同，但已经刹不住了。就像张殿的面孔强烈地吸引了谈波一样，和张殿有关的故事这时不由分说地涌上我的心头，不吐不快。

下午三点多，我们不再喝咖啡，改成了红酒。那时候张殿还活着，只是他的故事已经从头开始。

2

张殿是一个早产儿，生下来的时候三斤多一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没有现在的保温箱，他是怎么活下来的，只能说是一个奇迹。当时家里把小棺材都准备好了。那棺材只有正常棺材的三分之一大，上面涂了阴森的黑漆，张殿一直留着。后来何嫂铺了一块格子布在小棺材上，把它当成茶几用，我们去他们家吃饭、打牌就在那上面。当然了，如果不说，没有人能看得出来，还以为是一件什么古董。

没有婴儿保温箱，却有小棺材（火化还没有流行），这就是张殿出生的年代。活下来的张殿取名张点，这是他的学名，意思是小不点儿、一点点。起这么可怜又可爱的名字说明了父母对这孩子不一般的感情。张点叫张殿，还是我们办《甲乙》时改的，张殿觉得张点配不上主编的头衔。张殿就不同了，有一个殿字，一听就很气派。后来大家都叫他张殿了，他家里的人也这么叫他。

张殿是老巴子，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他的年龄差距比较大。张殿妈妈是一个女强人，在家里说一不二。他爸的级别比他妈高，但老头似乎很安静。张殿还没有单过的时候，我去过他父母家很多次，只见过他爸爸一两面，每次他都一晃就不见了。张殿的爸爸有点神秘，这也符合他高干的身份。

张殿妈妈是市里文化部门的领导，后来兼任《大江文艺》主编，叫张宁。这个宁不是南京的简称，是列宁的宁，是他妈妈参加地下党时起的化名。张殿随他妈姓张，还有姐姐也姓张，三个孩子两个姓张，可见张宁在家里的地位。

在张宁的宠爱和呵护下，张殿终于长大成人。长成后的张殿体质上没有任何问题，个子也蹿到了一米七以上。长相谈不上英俊，但绝不丑陋。如果一定要寻找特异之处，那就是身材比较细长，窄窄的一条，像一根木头杆子似的。他一直很瘦，面相比同龄人更显苍老。但也不见得。我是二十岁出头认识张殿的，那时他三十岁不到；如今他已经快六十岁了，模样还是那样。当然非常憔悴，那是生病了，而且已病入膏肓。

总之，张殿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如果说他有什么特点，就是正常，太正常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张殿作为最后一批下乡的知青去了农村，但他一天农活也没干过。家里疏通关系，他当了半年民办教师，不久就结婚了。女方家里和张殿家是世交，也是一名知青，如果不出意外，他们很快就会有小孩，张殿的民办教师也会变成公办的，也就是国家编制。

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张殿也不例外，也得变，原先预定的人生轨道不管用了。他进厂当了一名工人，而且也离婚了。我认识张殿的时候他是单身，但不是未婚青年，是结了婚又离掉的人，在一家无线电厂上班。

张殿是否考过大学，我没有问过。比如钱朗朗，就是考过大学的，没有考上，只差了一分，第二年就懒得再考了。胡小克报考的是艺术类院校，专业课没有过，第二年又考了一次。我怀疑张殿根本就没有考过

大学，因为没有那样的必要。鉴于他的家庭背景，不存在借机改变命运的问题。当时张宁已经开始担任《大江文艺》主编，我们办《甲乙》之所以拉上张殿，就是因为张宁是主编。妈妈是主编，主编的儿子自然对办杂志在行了。虽然我们办的是地下刊物，张宁当年不就是地下党吗？

我也是从这时起，和张殿的接触才变得频繁起来，因此对他的前史只能说出个大概。而在办《甲乙》之后，可说的故事就多了，需要进行挑拣。也是说个大概，但此大概非彼大概，前者是概略的意思，后者的实质是剪辑，具体而微，却不可能面面俱到。

《甲乙》的同人中张殿是唯一不写作的。他负责跑印刷，联系打字、看校样，也掌管财务。所有的参与者都出了钱，包括张殿，每人一百元，这些钱都放在张殿那里，由他支配。杂志迟迟不见出来，于是就有人怀疑张殿贪污。一次在我家里聚餐，我对他说：“这件事能办就办，别拖了。”

“你办不成的话就把钱退出来，”钱朗朗说，“难不成你要挪用公款？”他大概是想开一个玩笑，但没有开好，张殿当时就哭了。菜已经上桌，张殿吧嗒着眼泪，哭得就像一个小姑娘一样，肩膀一耸一耸的，委屈得不得了。

“你多大了，哭什么哭啊。”胡小克说。

张殿起身夺门而出，我赶紧追了出去。好在他下楼的速度不快，仅仅走了一层楼梯就被我赶上了。在那不无局促的楼道里我拦住张殿，一面又劝又拉，一面赔不是。就像两口子吵架一样，惊动了左邻右舍。“这样影响不好，我们回家再说。”

他竟然真的跟我回去了，回到饭桌上继续啜泣。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大概就是从这时起，我对张殿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感受，内疚？或者是怜悯，也许还有感激吧。如果是一个个性刚强的家伙，一去不返，那杂志就办不成了，我们的文学事业岂不就受损了？

《甲乙》终于出来了。由于张殿不写东西，他的工作又必须在杂志上体现（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所以大家决定，由张殿署名主编。张殿也不推让，只是把他的名字从张点改成了张殿，也算是他在杂志上发表

了作品。

张殿到底写不写东西？或者，写没写过东西？这就难说了。那年头，只要是个识字的人都会写作，搞一点文学创作。但《甲乙》是有标准的，而且标准很高，作者来自全国各地，都是在审美上互相认同的“同代人”。这一点想来张殿是知道的。我们不是因为彼此认识才开始写作的，而是因为写作才彼此认识，办了这本《甲乙》，和其他办杂志的文学社团大为不同。张殿也许写过东西，但不敢拿出来给我们看，他知道即使看了我们也不会同意发表在《甲乙》上。这是张殿的聪明之处，也是他本分的地方，为此真得感谢他。作为一家享誉全国的官办杂志主编的儿子，又是《甲乙》的主编，张殿从来不谈文学、写作方面的事，也确实令人钦佩。

《甲乙》的出刊在江湖上引起了空前反响，所有的文学社团都知道了张殿的名字，说起《甲乙》就知道是他主编的。就是在这一时期，张殿第二次结婚了。也就是说，他在忙《甲乙》的同时，也在忙他的个人生活。张殿忙的后面这一部分，我们知之甚少，新娘子我们没有见过，也没有参加过他们的婚礼。突然之间，张殿就偕夫人去外地旅行结婚了。目的地四川，中国当代诗歌的重镇。有一种说法是，四川是当代诗歌的半壁江山，张殿选择那儿显然是故意的。他以《甲乙》主编的身份拜访了川中的各个文学社团，对方也奔走相告，忙于接待，好吃好喝是免不了的。张殿如何和这帮人谈文学、谈诗歌和写作的，这是一个谜。但至少他们比我们幸运，见到了张殿的新夫人。

张殿载誉归来，我们又聚齐了。他仍然是一个人，不见新娘子，张殿就像压根儿没结婚一样。奇怪的是，我们也没有问。问了他去四川见到的那些文学社团以及人物，但没有问张殿的私生活。就像他去四川完全是一次公干，是为《甲乙》联络其他民间写作力量的。即使是限于工作方面，张殿也语焉不详，不知道他到底进行了哪些外交。但张殿说了一件事，给我的印象颇为深刻。

在“大汉主义”诗派第一诗人西岭家留宿时，张殿半夜失眠，起床